



衡陽抗戰紀念城牌坊

或許是忠魂的呼喚使我不敢有所懈怠吧。

我畢恭畢敬,將此長聯置于拙文的開頭!

從紀念館出來,我們逕直上了素有五嶽獨秀之稱的南嶽衡山。

我們當然不是去欣賞風景的,更不是像衆多虔誠的香客一樣去拜廟求神的,我們此行的目的非常單一:直奔忠烈祠。

衡山忠烈祠,其規模之大,規格之高,內容之廣,是史無前例的。

1938 年底, 蔣委員長親自主持召開第一次南嶽軍事會議,還邀請了中共副主席周恩來和八路軍參謀長葉劍英出席。在這個會議上,許多將領提到陣亡官兵暴屍戰場不能掩埋,言者傷心,聽者動容。蔣聞言非常痛心,會後即把陳誠、薛岳兩位將軍叫來,鄭重安排了在南嶽修公墓之事。

1940 年 9 月, 南嶽忠烈祠動工新建,至 1943 年 6 月竣工。除張自忠、郝夢齡等名將入祠外,忠烈祠還供奉着全國抗戰犧牲將士總神位。

我們走進巍峨森嚴的忠烈祠, 立即感到一股歷史的厚重感、滄桑感撲面而來,整個忠烈祠的建築群仿南京中山陵而建,正中綠草叢中靜躺着巨大的民族英烈四字,我們虔誠地沿兩邊的石階拾級而上,進入殿中,面對黑底白字的“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似看到抗戰犧牲的 365 萬英靈在此聚集, 似聽到他們國破山河在的悲憤吶喊!我們滿懷敬意地鞠躬叩拜,由於看到祠內嚴禁煙火的警示牌,我們特意與祠內工作人員商量,表達了欲給英烈們點香及燒些紙錢的願望,工作人員聽聞我們特意從浙江趕來千里拜忠魂,特許我們點了香燒了紙錢。

當年赫赫有名的將軍入了忠烈祠, 當年拋屍野外,忠魂無寄的英勇士兵們,因全國抗日陣亡將士總神位之召,亡靈也一定不會走得太遠的。

從忠烈祠下來, 發現偌大的忠烈祠只有我們一行六人及另四位一口京腔的人,顯得空空蕩蕩,我們心中的空空蕩蕩,更甚于此。

出得祠來,卻是另一番景象,一輛輛呼嘯而過的大巴車,滿載着滿面春風的遊客,爭先恐後地去衡山的大廟上香拜佛, 我們卻不想去。戰火燒到身邊時,泥塑的苦薩自身都難保,保衛我們的只能是忠烈祠里的鐵血將士。拜了忠烈祠再去拜菩薩,無疑是對先烈的不敬!

騰 冲

第四站,我們到達騰冲。

相對於石碑的默默無聞,騰冲因國殤墓園之大名,早已名聞遐邇。

騰冲,是中緬邊境一個美麗的邊城,未遭戰火荼毒前,它號稱是高黎貢山上的小上海,萬商雲集,一派繁榮景象。這個崇山峻嶺之間的絕少兵禍之地卻因日寇鐵蹄佔領了緬甸而一下子前後錯位,由最邊遠的大後方,一下子成了最前沿。

騰冲之所以出名,除了戰後修建的國內現存最大規模的國軍陣亡將士公墓,還因為這是抗日戰爭中全國第一個被收復的縣城,第一個將日寇完全消滅、埋葬的縣城,是國內焦土抗戰的典範,日本軍史上記載的三次玉碎之戰,騰冲算其中之一。

其實,侵略者哪有資格稱玉碎,你作為覬覦人家美玉一般的土地的豺狼,被趕盡殺絕那是活該!真正玉碎的,是騰冲翡翠一般美麗寧靜的縣城和為之壯烈捐軀的八千多名官兵。

1942 年 5 月 10 日,因中國遠征軍第一次遠征失利,騰冲淪陷,從此,騰冲人民陷入了暗無天日的煉獄。

1944 年 5 月 11 日,在騰冲淪陷整整兩年後,滇西大反攻開始,中國遠征軍第 20 集團軍的 53 軍、54 軍的五個師,一個重迫擊炮團 4 萬餘人強渡怒江,仰攻高黎貢山,繼而準備收復騰冲。

由於騰冲縣城城牆系巨大的火山石堆砌而成,日軍又在此經營兩年,工事十分堅固,居高臨下堅守。遠征軍原始方式架雲梯的攻城戰役打得十分艱苦,在付出巨大傷亡後,遠征軍高層只有咬牙決定:玉石俱焚!調集美軍重型轟炸

機炸開巨大的城牆後,英勇的遠征軍官兵從缺口魚貫而入, 未料進城後的巷戰更為慘烈。

此前,我曾經反復閱讀過由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寫的《滇緬抗戰檔案》,其中 20 集團軍霍揆彰司令撰寫的《第二十集團軍騰冲會戰經過概要》曾有以下描述:“……我與二師、一九八師、廿六師、一一六師各部主力奮勇直前,由南面城牆下城突入市區,激烈巷戰于焉展開。唯城內人煙稠密,房屋連椽,大都堅實難破,且頑敵家家設防,街巷堡壘星羅棋佈,尺寸必爭,處處激戰。我敵肉搏,山川震眩,聲折江河,勢如雷電,屍填街巷,血滿城沿……苦戰廿余晝夜,所賴將士忠勇,克敵致果,且于 9 月 14 日將困守騰城之敵全部殲滅……”。

字里行間,都聞得到血腥的氣息。

一踏進國殤墓園的大門,我就感受到了十分沉重而壓抑的氣氛,在墓園的山坡上,長眠着收復騰冲之戰犧牲亡靈, 從山腳到山頂,仍按原來的軍事編制,每個班、排、營至師一級,整齊排列,仿佛他們未曾犧牲,明天一早衝鋒號一響,他們仍要奮勇殺入敵陣。

我們將帶來的中國遠征軍紀念酒環繞一圈灑在第一排陣亡將士的墓碑前,然後拾級而上,在山頂那仿佛要刺破蒼穹的紀念碑的基座下環繞三圈,再次灑酒祭拜。

來此之前十來年之中,國殤墓園那整齊劃一的墓碑和蔣中正所撰由民國元老李根源所題的“碧血千秋”牌匾時時縈繞于腦海,如今,這一切真真切切展現在眼前,我卻恍若隔世。

碧血千秋!說的多好啊!千秋萬代,我們都不應該忘記祖先流過的血!

國殤墓園灑酒祭奠

密 支 那

密支那是與騰冲相距不足 300 公里的緬甸第四大城市,中國遠征軍第二次反攻時在緬甸境內血戰規模最大的所在,密支那戰役的勝利,徹底奠定了打通滇緬公路、第二次遠征勝利的基礎。

一入緬甸境內,與國內的繁華景象形成了強烈的反差,經過六個小時的顛簸,我們到了密支那,密支那城區幾乎就是九十年代初海南剛開發時的翻版,道路坑坑窪窪,塵土飛颺。

由於事先有朋友聯繫,安頓下來後我們立即被當地中國遠征軍後代陪同去看望密支那唯一健在的中國遠征軍老兵李光鈿。看望密支那老兵

老人祖籍是雲南宣威,九十六歲仍中氣十足。據老人口

述,他並非參加密支那戰役的當事人,而是參加遠征軍七十一軍的八二炮排排長,曾鎮守怒江,後參加強渡怒江後的收復陰登山戰役,在此役中負重傷後流落騰冲,再輾轉至緬甸謀生,一晃七十多年。

見我們一行人到來,老人十分高興,臨走時我們提議拍照,老人擺手讓我們稍等,隨即轉身取出一件挂滿各式勳章紀念章的西服才與我們合影。我仔細看了老人胸前的徽章, 除了 2005 年由胡錦濤主席頒發的抗戰勝利六十周年紀念章外,其餘的均為民間團體所贈,但老人一樣視若珍寶。

臨走時我問老人:您入緬甸籍了嗎?老人大聲回答:我是中國人,入什么緬甸籍?我小心翼翼的再問老人:那您現在在緬甸的身份是?老人臉上掠過一絲悽然,小聲說道:難民!兩邊都不認我們。

我們無言以對。

從老人家中出來,我問有沒有當年遠征軍的墓地可祭拜,遠征軍的後代楊玲玲大姐帶我們到了一處破敗不堪的學校內,指着已夷為平地的破舊操場說:這裏原來是遠征軍五十師陣亡將士的墓地,因為當年緬甸排華,幾乎所有遠征軍墓地都被砸毀,屍骨也找不到了。我們聞言黯然神傷,就照例拿出紙錢焚燒,點上三炷香後,同行的老張說我給他們再點上一支煙吧,等老張把香煙點燃後放到一塊小石頭上,我們正叩首祭拜時,非常詭異的一幕發生了:在沒有任何風吹的情況下,香煙居然以類似敬禮的姿勢,相隔五秒連續轉動兩次, 與原放置位置呈 180 度,我們一行人目瞪口呆,陪同的老兵後人也大聲驚呼,我抬頭看了一下,樹枝紋絲未動。

我們大家都一致認為:五十師的陣亡將士一定是地下有知在向我們打招呼,所以我們站在原地久久不願離去。

我將上述情形發短信告訴了五十師師長潘裕昆少將的外孫晏歡:一位痴迷于外公英勇歷史而孜孜不倦奔忙于此的建築師,我說:潘將

軍地下有知,知道我們在祭拜他的忠勇將士,一定會有心靈感應的。晏歡立即回復:謝謝!你們有心了!五十師忠魂在天之靈得以欣慰。並同時附上了“握手”、“鮮花”、“流淚”三個圖案。

我一向不相信迷信,但此次的情形卻使我對心靈感應將信將疑了。

第二天上午,當地的華僑頭領標叔領我們去探訪一處臨時存放着幾年前剛從地下挖起由於種種原因忠骨未能運回國內安葬的三百多具遠征軍官兵遺骸。在一處簡陋的建築物中,存放着三百多具分別作了 DNA 鑒定,基本能確定身份的遠征軍遺骸,他們每個被一只長方形的塑料盒盛放, 簡單地放在貨架上。我們見此情形心痛不已,我拿出一瓶酒,繞忠骸一圈灑遍,然後恭恭敬敬把未倒完的半瓶酒置于忠骸正中,我有些不解地問標叔,你們怎么知道這挖起來是國軍士兵而不是日本鬼子呢?標叔不屑地一撇嘴說:同時挖起來的有國軍青天白日徽章的嘛。並指着近處一片墓地說:這下面都是呢,埋得很淺,誰家要造房子了,一挖都是。

我聞言不勝悲愴,臨走時,讓我們同行的老張向遠征軍忠烈告個別,老張清了清嗓子,朗聲說道:“中國遠征軍的先烈們, 我們今天不遠六千里來看望你們,說明祖國的親人沒有忘記你們,總有一天會把你們接回去的。”

誠哉斯言!無論黨派紛爭、政權更迭,為國出征的將士魂歸故里總是應有之義。當然,這不是民間力量所能解決的。站在忠骸面前,我忽然突發奇想:待有朝一日遠征軍忠骸回國時,如果有可能,應享受派專機接回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遺骸回國的同等禮遇!

因為,他們同樣都是為國征戰,血灑異域的忠魂!

回來的路上,標叔建議我們去看一下日本人造的慰靈塔,說日本人修的考究,我們很堅決地拒絕了。作為中國人的後代, 先烈拋骨荒野我們無能為力已很慚愧了,為什麼還要去鬼家呢?

見標叔忙上忙下,陪了我們大半天,我心里有點過意不去,便拿出點錢想做勞務費,標叔連連擺起了手,說:我現在雖然是緬甸人,我老娘是緬甸婆,但我父親是中國人,我是中國人的後代,你們這樣來祭拜,是應該我感激你們的,怎么還能要你們錢呢?

我們心情沉重地踏上歸程,密支那的沉重,超出了國內所有的祭拜。

滇 緬 公 路

儘管目前的高速公路網絡已四通八達,但從來沒有一條公路,對國家民族的生死存亡起到如此重要的

作用。

1937 年 8 月,大規模抗戰爆發,鑒于實力的嚴重不對稱,沿海港口城市被日寇佔領已是無法避免,蔣介石在南京召開國防會議商討,會上,雲南省主席龍雲向蔣提出:隨着戰爭蔓延,日軍可能會切斷中國的國際交通線,取道香港和越南的國際運輸必然遭扼,建議緊急修建一條從雲南昆明到緬甸臘戍山間公路,以確保海外援華物資能源源不斷地抵達國內,並表示除中央財力補助外, 築路由雲南省地方負責。從歷史的角度看,我們真應該感謝雲龍的未雨綢繆和高瞻遠矚,他的建議誕生了一條堪比萬里長城般偉大但更加實用的世上獨一無二憑人力完成的盤山公路,沒有這條公路運來源源不斷的武器物資,捉襟見肘的戰場僅靠將士的忠勇是撐不下去的。

1937 年 11 月 2 日, 國民政府正式下令龍雲,由行政院撥款,令雲南省一年內修通滇緬公路,龍雲不敢怠慢,立即通令沿線各縣徵集民工大舉上山施工,男女老幼在沒有任何施工機械的情況下,完全憑人力,胼手抵足,逢山火燒裂石,遇水人工搭橋,路基則依靠人力推動巨礮滾壓,雲南二十萬民工以萬眾一心的姿態,僅有九個月時間就提前竣工通車。

這一條連成的滇緬公路從建成的第一天開始就成為了戰時中國的唯一國際大通道,海外華僑捐贈的軍需物品、藥物和世界反法西斯陣營支援及國民政府採購的軍火均依賴這條通道源源不斷運入國內,以中國抗戰生命線和輸血管來形容這一條奇特的公路並不為過。

公路通車後,因急需大量司機和技術修理人員,南僑總會主席陳嘉庚先生號召華僑青年回國共拯危亡, 於是南洋 3200 多名華僑以赤子之心組成“南洋華僑機工回國

服務團”,開着滿載着海外華僑捐贈物資的汽車,放棄海外優裕的生活,回到了素未謀面、飽受戰火蹂躪的祖國。

為了保證這條二十萬民工血淚築成的道路暢通,有數千築路的民工及 1000 多名南洋華僑機工長眠在路旁的崇山峻嶺之中。現在,在路旁我們沒有看到任何一處記載他們功績的石碑。

從松山望下去,對面半山腰上細如飄帶的一條白線就是滇緬公路, 這條現在看起來有點寂靜的雲端上的英雄路, 是雲南人民對抗戰勝利居功至偉的見證!

以現在便捷的高速公路路網,大家都樂于享受在崇山峻嶺間一騎絕塵的酣暢, 很少會有司機再去走那條坑坑窪窪、顛簸不平的公路了。

但我們還是特意繞一個很大的圈子,駛上了這條當年為中華民族從絕死之地逃出生天立下汗馬功勞的英雄路。

在保存完好的一段著名的塘石路路面,我們下了車, 仔細地端詳着歷八十年風雨滄桑而不改舊樣的滇緬公路, 路面的設計恐怕為目前國內所僅有,石頭被深埋地下,而露出地面的是整齊劃一的小方石,崇山峻嶺間,既可防止汽車輪胎打滑,又可避免雨水衝垮了路面。

整段滇緬路靜悄悄的,除了附近的村民偶爾騎摩托車駛過外,我們幾乎沒有碰到來車。

我們靜靜地伫立在路旁,耳邊恍惚響起韓紅的《天路》,我在想:儘管自然環境恐怕青藏公路更為險惡,但戰火紛飛下的肩挑手扛之艱辛,是和平環境下的大型現代化施工所無法望其項背的,要說天路,滇緬公路更堪當此美名!

可惜。從來沒有一首歌為它唱響。

抗戰中的英雄人物可以忠烈祠,抗戰中居功至偉的英雄路同樣也不應該被遺忘。

路不會說話,但它畢竟見證並拯救了中華民族這八十年前的生死存亡!

後 記

歷時十四天,行程八千公里,駕車橫跨大半個中國的尋訪忠魂之旅對我們一行六人來說,簡直是接受了一次愛國主義教育的精神洗禮!國恨家仇,從未像這次一樣集中連日展示,以致回來後的幾天里,我久久無法釋懷,滿眼晃動着紀念碑,滿耳回蕩着抗戰將士的吶喊聲……

途經昆明時,我特意拜訪了中國遠征軍總司令衛立煌上將的孫女衛修寧大姐, 國內研究滇緬抗戰史的泰斗級人物戈叔亞先生, 國內第一個創辦大型關愛抗戰老兵慈善基金的孫春龍先生,他們請我吃了飯,席間他們提議為我們此行的目的先敬我一杯, 我毫不遲疑地擋住了他們的酒杯,站起來,一字一頓的說:“你們是忠良之後,是先行者,理應我先干為敬!”說完端起酒杯一飲而盡。

經他們引薦,我又與我慕名已久,抗戰史田野調查著名學者、《父親的戰場》作者章東磐先生、國內最著名的軍旅作家、滇西抗戰史權威余戈先生取得了聯繫。

他們都是以一己之力歷時幾十年孜孜以求追尋當年抗戰踪迹的人, 是令人高山仰止的人物,與他們相交,我深以為幸!

在石碑紀念館內,我們驚訝地發現,胡璉將軍的上司, 第六戰區參謀長郭懌上將竟是我們諸賢人!他作為第六戰區司令陳誠上將的左臂右膀, 對整個石碑保衛戰的指揮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老家諸暨,他的英名幾乎無人知曉,這樣一位二級上將, 家鄉人民把你遺忘的太久了!諸暨父老應以著名的石碑保衛戰中指揮者之一是諸暨忠勇子弟而倍感自豪的!

回來的當天,從桂林到諸暨,行程近 1500 公里,我們本來打算在途中留宿一晚,但天天熱血沸騰的一行人,似乎仍無法平靜下來,我們發了狠,一口氣千里奔襲回到諸暨。

車行至浙江境內已是子夜時分,我們全無倦意,車內剛好飄盪起張明敏的《中華民族》,我把音量開到最大,一車小老頭情不自禁,和着歌聲大聲同唱:

“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

西馬拉雅山,峰峰相連到天邊,

古聖和先賢,在這里建家園,

風吹雨打中,聳立五千年!

中華民族,中華民族,經得起考驗,

只要黃河長江的水不斷,

中華民族,中華民族,

千秋萬世直到永遠!”

作者 | 陳永新

來源 | 老趙的記事本



此行一行六人,左3為作者